

朝内
人文文库
·
外国中短篇小说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俄罗斯〕索尔仁尼琴 著

曹苏玲 陈小曼 王家骥 程代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朝内166人文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俄罗斯〕索尔仁尼琴 著

曹苏玲 陈小曼 王家骥 程代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俄罗斯)索尔仁尼琴著;曹苏玲等译,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朝内 166 人文文库. 外国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02-009104-1

I. ①伊… II. ①索…②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176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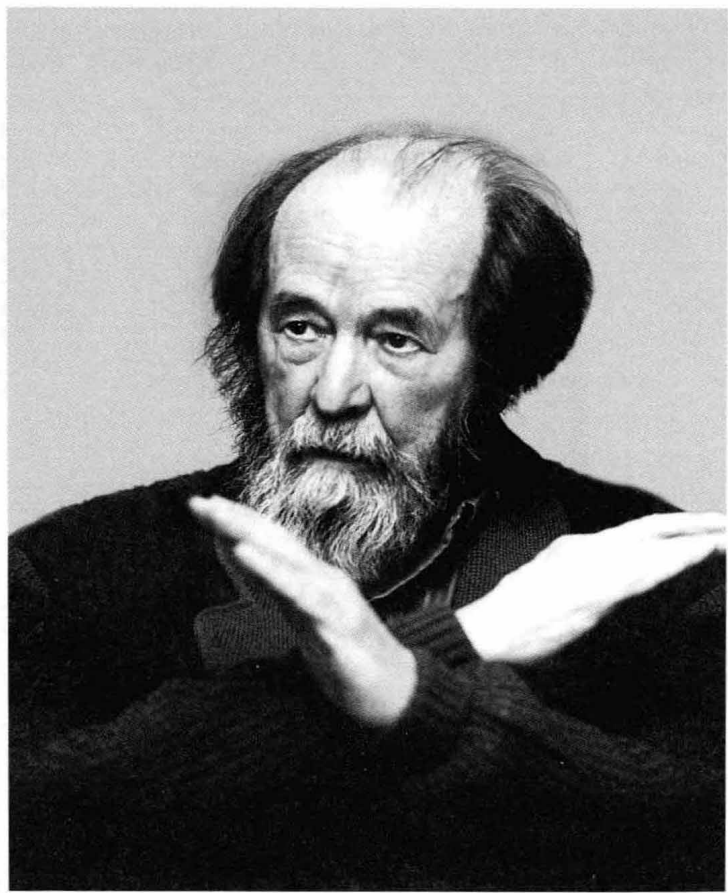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6 千字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页 2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04-1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索尔仁尼琴

подумайте же вы мне какого-нибудь
рози? Я хочу поселиться там навсегда,
интересно, все просто в разрозненные
у нас мастерам дали много на-
име о них: только знаменитые люди
завершили написание: Крайне
дети, это характер
сдвину на разведку. Глазبانе по и
хотел, с ^{переводом} ~~переводом~~, пог. Високом и
сошло местом, где у Николая Жу
Там я долго сидел в состоянии
это еще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там же
убе, там нечего было ^{сестры} ~~сестры~~. Там
сестры. Вся деревня ^{сестры} ~~сестры~~ сего
на вам же, мне я, ^{сестры} ~~сестры~~,
на мне ^{сестры} ~~сестры~~, я расстался [с
мной неодолимою пластью в раз
ет мне, в мой оставшийся век, ч
не грузовики и трагедии, где в по
мне ^{сестры} ~~сестры~~ пертурбации духу, как аф
вернулся в адля кадра и сдал
ТОРМОПРОДУКТ
провернуть?! Если ты Туринел знае,
нае слово - он умиротворенней
ва, составлявший это слово, я бы не
офевать им резко-кармического впе
сказаниям Тармипродукт - состав
е, Виссена огромная картина: .. На на
ваден по востан делье дакармани
калеческим оставшимся тоном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人类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有必要对“朝内 166 人文文库”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朝内 166”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代代大师,沁透着一股股书香,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人文文库”似已毋须赘言;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平实的,诸如“经典”、“大全”、“宝典”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

“文库”将分门别类推出,版本精良、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装帧也不强求一致。总之,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开放的文库。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五月

“一天”长于百年(代前言)

一

索尔仁尼琴一向反对编辑改动他的作品,尤其是作品的题目。1964年,在《新世界》杂志就发表《癌病房》的事宜进行讨论时,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提议把小说更名为《病人和医生》,这遭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断然拒绝。作家后来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牛犊顶橡树》中写道:“真是乱弹现代化!病人和医生!我拒绝了。恰到好处的书名,甚至短篇小说的名字,无论如何都不是偶然得来的。书名是心灵的一部分,是本质,它是生来就有的,改变书名已经是伤害作品了。”^①

^① 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索尔仁尼琴这一次敢于“拒绝”，是因为他此时已经由于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而成为一位当红作家，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然而殊不知，他这篇轰动苏联乃至整个世界的作品，其标题却恰好就是《新世界》的编辑们给改出来的。1961年11月，梁赞州的中学数学教师索尔仁尼琴，怀揣着他在“秘密写作”状态中创作的一篇小说来到了莫斯科的《新世界》编辑部。这篇题为《854号劳改犯》的小说，因触及了“集中营”这一当时文学的禁忌题材，能为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反对“个人迷信”的社会舆论添加薪火，因而被特瓦尔多夫斯基看中，决定予以发表。在前面提到的《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这么写道：“建议我把短篇小说改称为中篇小说，这样‘分量更重’一些。好吧，就叫它中篇小说也未尝不可。特瓦尔多夫斯基还不容反驳地说，这部中篇如果叫《854号劳改犯》永远也不会出版。我不了解他们有缓和和冲淡作品标题的癖好，所以也没有坚持。隔着桌子交换了初步看法，在科佩列夫的参加之下，一起编了一个标题：《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然，这个题目也并非完全是“集体的智慧”，在索尔仁尼琴原来那个题目《854号劳改犯》(III-854)的后面，原本就有一个

放在括号内的副标题：“一个劳改营犯人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одного зэка)。

幸亏作者当时“也没有坚持”，这个临时“编”出来的题目似乎并不比原来的差。懂俄语的人，应该能从小说标题的原文《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中读出这样两层很难在译文中表达出来的含义：首先，在具有单、复数形式的俄语中，день 原本就是“一天”，这里却又加上了一个“一”字，构成了一个绕口令式的 один день，其目的无疑是在进一步强调故事发生时间的短暂和具体；其次，故事的主人公姓舒霍夫，可他在标题中却是以名字加父称的形式出现的，而这样的称呼在俄语中通常是带有尊敬之意的，而身为囚犯的舒霍夫，似乎不配这样的尊称，即便在他被捕之前，作为普通农民和士兵的舒霍夫，恐怕也很少有机会听到别人这样喊他。通过高度的浓缩来再现一个时代以及一代人在这个时代中的遭遇，对普通人的尊重以及对其命运的深切同情——这正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的特征和精华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苏联吉尔吉斯族作家艾特玛托夫曾写了一部题为《一日长于百年》(И дольше века длится день)

的长篇小说,他的这个小说标题倒是可以被我们“借用”过来,以说明索尔仁尼琴这篇小说的阅读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

《一天》的篇幅不长,译成中文还不到十万字,如上所述,索尔仁尼琴是在编辑的要求下才很不情愿地在这篇作品上注明“中篇小说”的字样的,而他自己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短篇小说,只不过篇幅稍大一些而已。《一天》的写作也很迅速,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有的材料说写了三个星期^①,有的说写了四十天^②)。小说写于1959年,在这之前,索尔仁尼琴早已有过文学创作尝试,但这篇发表在《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11期上的小说,却是作家所有作品中面世最早的一部。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① 斯卡托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作家传记词典》,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卷,第382页,本词条作者为科杰里尼科夫。

② 阿格诺索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2页。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于 1918 年生于罗斯托夫州的基斯洛沃德斯科(意为“酸水镇”)。在他出生前六个月,他的父亲在一次打猎中意外地负伤身亡。索尔仁尼琴出生之后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母亲出身富农,母子俩在当时的社会中自然备受歧视。索尔仁尼琴六岁时,母子俩来到罗斯托夫,尽管他们的生活依然艰难,甚至曾栖身马厩,但这毕竟为索尔仁尼琴换来了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1941 年,索尔仁尼琴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一所炮兵学校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于 1942 年底上了前线。索尔仁尼琴作战勇敢,两次获得勋章,还晋升为大尉。1945 年 2 月 9 日,在东普鲁士前线,索尔仁尼琴突然被苏联红军的军事侦查机构逮捕,因为他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了一些对斯大林不敬的话。索尔仁尼琴被判处八年监禁,先后在苏联的多个劳改营中服刑。1952 年,索尔仁尼琴患上癌症,医生断言他只能活几个月,但是,在不可能获得很精心治疗的情况下,犯人索尔仁尼琴的绝症却奇迹般地彻底痊愈了。后来,索尔仁尼琴将此视为神的旨意,目的就是让他替众多的冤屈者道出劳改营里的实情。1953 年服满刑期之后,索尔仁尼琴又被终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在当地的一所学校任教。1956 年,索尔仁尼琴和许多受

到迫害的苏联人一样得到平反，被恢复名誉。他辗转回到俄罗斯腹地，在梁赞州一所乡村学校中担任数学老师，后又设法住到了梁赞城里。

遗腹子，单亲家庭，出身不好，战争，被捕，劳改营，癌症，流放……这便是索尔仁尼琴写作《一天》之前主要的生活线索，虽然期间也穿插有母爱、大学和书籍，甚至是文学、婚姻和勋章。写作《一天》时的索尔仁尼琴已经四十二岁，过了中国人所说的“不惑之年”，也就是说，世界观已经形成，他之写作《一天》，恐怕既是在展示自己的经历，更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一天》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写成的，但是据作家本人回忆，这部小说的创作史却相当漫长，在1950—1951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服刑中的索尔仁尼琴就一直在构思这篇小说，只不过劳改营里的条件不可能让他把小说落实在纸张上。直到1959年，在社会形势和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后，索尔仁尼琴这个打了近十年的“腹稿”才终于瓜熟蒂落。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索尔仁尼琴的这个篇幅不大、写作也颇为顺利的“处女作”，却是作家半辈子坎坷境遇的缩影。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他的《一天》是由他自己无数个充满心酸和苦难的日子结晶而成的。

三

《一天》写的是主人公舒霍夫在劳改营里的“一天”，严格地说，还只是从他的起床写到他的就寝。早上5点钟起床的时候，舒霍夫就感到不舒服，可是他还是因为起床动作慢了点被罚去给看守们擦地板。在医务室里他没有得到治疗却受到了威胁，于是，在喝下一碗不热的稀汤之后，他和其他犯人一起在零下27度半的严寒中被赶到一处工地，干了一天的重活，来回还遭遇了数次严格的搜身，在临睡前又遭遇了两次“点名”，之后舒霍夫终于“用没有洗过的薄薄的棉被把头蒙上”了。然而，这样的“一天”却是舒霍夫的一个好日子，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对舒霍夫的“一天”做了这样的总结：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被关禁闭，没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钵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他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里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一天。

不过，紧接在这段话之后出现的两行字，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幸福”的感觉：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得另外加上三天……

舒霍夫的被关押，是由于他在1942年2月的西北战场上因全军被围而“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而且这还是他事后自己主动“坦白”的。而他周围的人，几乎全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劳改营的：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因为收到了曾一同作战的英国海军军官寄来的礼物，还未成年的戈普契克因为往森林里给宾杰里人送过牛奶就被判了“跟成年人一样”的刑期，阿廖沙则仅仅由于他信仰上帝而被抓了进来……他们的刑期或为十年，或为二十五年，他们的每一天都将这样缓慢地熬过！

小说的情节被压缩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和短暂的时间之中。劳改营和囚犯们干活的工地，是小说中仅有的两个空间，而且是两个都围着铁丝网、都有荷枪实弹的哨兵看守的空间，在这两个封闭空间之间的出入，不仅没有使犯人（以及读者？）们的心理空间有所扩大，反而更加强

化了他们的不自由感觉。小说的情节发展十分缓慢,节奏十分滞纳,甚至会让人感到难耐和枯燥,其中的一分一秒似乎都是被放大、延长的,而这正是劳改营犯人真实感受的再现。这“一天”是短暂的,也是无比漫长的,是浓缩的,也是无限扩张的。这样的小说空间和时间处理方式,不仅使《一天》成了劳改营残酷现实的真实再现,而且还使这“劳改营中的一天”具有了某种概括性的象征意义,正所谓“以小见大”、“从具体到普遍”,就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索尔仁尼琴“讲到了一天、一件事、一户院子……但亚·索尔仁尼琴的一天、一院、一事,是一种提喻,指向善与恶、生与死、人与社会的关系”^①。作家西蒙诺夫也说过:“它(指《一天》——引者按)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页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都包括在这一天中了。”

《一天》所具有的象征性,还由于主人公舒霍夫形

① 转引自阿格诺索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5页。此话作者为俄国学者别林科夫。引者按:此处所言的“一天、一院、一事”,指的就是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玛特辽娜的家》和《科切托夫车站上的一件事》三部作品。

象的典型性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据说,在《一天》的人物当中,只有这个人物是虚构的,“是由众多人物提炼而成,一个是索尔仁尼琴指挥过的前线炮兵营的战士,一个是854号犯人,即索尔仁尼琴自己”^①。作者没有让自己来担当小说的主人公,却让一个普通的农民士兵出场,大约是想突出劳改营中人物之命运的普遍意义。

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在《一天》发表的前后,对于舒霍夫这个形象的肯定,却大多是由于他的“农民身份”和“劳动素质”。据索尔仁尼琴自己说,《一天》当初之所以引起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注意,正是因为这是“一个乡下人眼中的劳改营,很有一点民间意味”,“我不敢说这是精心安排的计划,我只是有一个可靠的预感:身居高位的乡下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最高当局的乡下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于伊凡·杰尼索维奇这个乡下人不会无动于衷。预感得到了应验:甚至不是诗歌、甚至不是政治决定了我的小说的命运,而是一种真正的乡下人精神,是伟大的转折以来或更早一些时候起,我们

① 阿格诺索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5页。